

歷史小說

中山演義

溧陽 許慕義 著

滬濱 何頌巖 評

第三十一回 埋炸彈奮起復仇心 查綫道勘出真實跡

話說山田良政在三多祝地方，與鄭弼臣等人，分路而行，意欲復歸日本，回報逸仙。走至中途，因為迷失了道路，和同伴失散，為清吏所獲，問出口供，遂被兩廣總督德壽所害，這是日本志士為中國革命黨流血的第一個人物。所以山田被害的事情，宣傳出去，中國人民，都詫為奇事，沸沸揚揚，到處作為談助。這件事情，傳到了革命黨一位同志的耳內，不禁勃然大怒起來，要想替山田報仇，為民黨出氣了。

列位看官！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乃是革命黨的志士史堅如。

這史堅如本是宦家子弟，生得相貌堂堂，英姿颯爽，能詩善書，文章才華，冠絕一

時；又復家資豪富，生性慷慨，最喜結交英雄豪傑，談兵說劍，娓娓不倦，與革命烈士陸皓東十分投契。自從革命軍在廣州第一次起事失敗，陸皓東爲清吏所獲，在南海縣堂上，慷慨直供，從容就義以後，史堅如便拿定主意，要替皓東報仇，只因連年來奔走黨事，常常在外，沒有工夫歸家，料理着手。這一番孫逸仙由歐洲到了日本，預備第二次發難，動手的地點，在於惠州，等得惠州發動，再由廣州響應，謀畫既定，便派陳少白赴香港，辦國民報，做宣傳召集的機關；派史堅如至廣州，聯絡同志，以便響應；派鄭弼臣赴香港，結合會黨，籌備二次起事的機關，上回書中，久已說明，看官諒必記得。

那史堅如自從奉了逸仙之命，派他至廣州，預備響應；他便匆匆的從日本起身，惟恐有誤黨務，在路上刻不停留的來至廣州，立即着手進行，將新舊同志，暗中召集，說明自己此次回歸廣州，是奉了首領之命，等候惠州起事，便要在省城響應的。衆同志聽了，自然齊聲贊成。史堅如見衆人如此踴躍，心內十分歡喜，遂

卽忙忙碌碌，預備槍械，購運軍火，將響應的手段，料理停妥，只等惠州的信息；倘若革命軍一至廣州，便可裏應外合，要取廣州，不費吹灰之力了。

那時鄭弼臣已率領敢死隊，在三洲田發難，史堅如暗中打聽連得捷報，心下想道：『進取這樣的順利，不須幾日，就可進軍省垣了；我應該通知各同志，快快預備接應的事宜爲是。』就連忙用暗號關會各處同志，叫他們從速預備，以免有誤事機。過了數日，又打聽得革命軍在三多祝，得了箇極大勝仗，將清軍殺得亡魂皆冒，聞風而遁，已經佔領了惠州，沿海一帶許多地方，只待逸仙一到，便要攻取省城，史堅如更是喜之不勝，眼巴巴朝夕巴望革命軍到來。

不料盼望了一月有餘，總不見革命軍前來，不禁焦灼異常道：『依照前數次的探報，進行這樣的迅速，早就可以直撲省垣，因何到了現在，還不前來呢？難道又有了什麼阻碍，以致如此遲延？』心中正在疑惑不定，忽見打發往惠州去的暗探，回來報告：『山田良政奉了首領之命，因日本更換內閣，改變對華方針，發生

種種，接濟斷絕，速即解散，現在惠州的革命軍，已經完全消滅了。」史堅如聽得這箇消息，不覺頓足歎息道：『總是滿奴數運未終，漢族的磨難還沒受足，才從平空裏生出這許多阻碍來；只是革命軍好容易發動一次，這回已是着着得手，十分順利，就是我在省內的布置，也很周密，只要日本的內閣稍遲幾日更易，眼見得廣東一省，可入革命軍的掌握之中了；廣東一得，聲勢自然不同，便是日本改變對華方針，也就無關緊要。如今事已如此，萬難挽回，我也只得將省中同志遣散開去，再等機會，免得露出痕跡，又遭滿清官吏的蹂躪。』史堅如決定主見，遂將召集的同志，也一一遣散。

事情料理已畢，獨自坐在家中，悶悶不樂，心內覺得已經將成熟的時機，這樣輕易拋去，總不甘心，所以鎮日的長吁短歎，在書房內踱來踱去，好似想甚心事一般。這樣的過了幾日，忽然又得山田良政爲了中國革命的事情，被清吏拿住，竟是處死。史堅如聽了這信，又是悲傷，又是氣惱，觸動了陸皓東慘死之後尙未報

仇的心，如今山田良政又復被害，我不替他報仇，還有誰人能報呢？當下新恨舊怨，併在一處，便拿定主意，要實行暗殺的手續了。

原來史堅如在第一次廣州舉事失敗之時，因為陸皓東被難，就決定主張，要將廣州督署用炸彈炸毀，替那些流血的同志報仇；不是在廣州城外，勸逸仙脫離危境，送他由間道赴香港之時，書中曾說明史堅如已拿定主意這句話麼？——他所拿定的主意，便是要炸督署這件事。後來因為奔走黨事，沒有空閑工夫，做這事情；其實炸彈等應用之物，早已預備，此刻觸動了從前的念頭，便決計實行暗殺了。

當時主張既定，遂即在總督衙門左近，賃了一處房屋，暗將炸彈等物運去，親自動手，開掘地道，裝埋藥線，日間又恐碍眼，只得在夜間工作；又不敢僱用工匠，惟恐用了工人，口頭不謹，走漏消息，因此不憚辛勞，每天夜裏，便去工作；日間倒反在家裏睡覺。可憐他是一箇富家公子，自幼嬌生慣養，一些苦楚也沒吃過，那裏會做這等勞苦事情；只因立志要替漢族同胞，爭回自由，所以舍生亡命的做

去，果然有志者事竟成，被史堅如連夜挖掘，已經直達督署房屋的下面。此時史堅如見大功將成，心內好不快樂，便忙忙的把炸彈運進地道，做了藥線，量定尺寸，一一裝置齊備，即將藥線點着，自己從速走將出來；深恐有人進去，識破機關，從袖中取出一把雙簧銅鎖，將大門緊緊鎖上，揚揚得意的回轉家中，只等炸彈轟發起來。果然到了藥線燒盡的時候，聽得震天動地的一聲響亮，連那督署左近的民房，也震坍了幾處，只見黑烟彌漫，半空裏許多破磚碎石，飛將起來，驚得合城的人，不知是何事情，頓時鴉飛雀亂起來。

史堅如以為這一聲響，定把督署完全炸去，那總督德壽，必然炸得粉碎，連尸骨也找尋不着，那心裏的歡喜真比得到了什麼寶物，還要利害。誰知史堅如竟是一場空歡喜，那總督德壽，非但沒有炸死；便是督署的房屋，也不過震倒了幾間羣房，連正屋也沒有動得；倒是那當道的民家房屋，被震坍了幾處。你道是什麼緣故，督署竟會居然無恙呢？原來史堅如究竟是箇公子哥兒，生平又未學習過測量

的技藝，那兩廣總督的衙門，房屋甚多，當初建築的時候，又不知聽了什麼風水的言語，將大門開在西南方，所有正屋却偏在東北方；因此由督署的大門進去，要達上房，並不是一直線的，須要曲曲折折，轉了許多灣，方才得達上房。史堅如並未到督署裏面去過，其中的內容，絕不明瞭，只在大門外面，大約摸的測量一回。測量的時候，因為防人打眼，又在深夜之間；再加上測量的本領，又不甚高明，因此所埋的炸彈道綫，完全錯誤，以致發作起來，只將羣房炸去數間，督署並未受損；倒是那當道的民房，受了大累，被炸毀的竟有好幾處；炸斃被傷的人，也有十餘名。

當炸彈轟裂的當兒，總督德壽正在簽押房內，簽閱些例行公事，忽然驚天動地，轟裂起來，頓時覺得門窗戶壁，都有岌岌欲頽之勢。德壽唬得面目失色，手足無措，幾乎從座椅上跌下地來，連忙將身子向桌上一伏，支撐住了，定一定心神，方欲傳問是何聲響，如此震動，已有親隨前來報告道：「剛才炸彈轟發，幸喜督署

並不當道，只轟去數間羣房，傷了兩名衛隊，其餘並無損害。」德壽聽了報告，勃然變色道：『省垣地方，軍警林立，竟有炸彈發生，又在督署左近，這明明是革命黨所爲，要想謀害本部的；幸而大心默佑，將炸裂的道綫略偏了些，方才保全了性命。倘若被他測量準確，早將督署炸成白地了，若不嚴行稽查，捕拿首要，從重懲辦，那還了得！』遂即飭親隨去傳令南海縣從事搜查，務將施放炸彈之人捕獲，並須追訊黨羽，以絕根株；倘若稍有延誤，惟該縣是問。

當親隨傳命出外的時候，恰巧南海縣裴景福，因為發生炸彈，自己的責任不小，一面派人往出事地點查勘踪跡，一面親自上轅問安請罪。親隨見了南海縣，傳了德壽的命令，裴景福諸諸連聲，並央及親隨替他稟告，求見總督，問安請罪。親隨替他稟報進去，德壽吩咐：『南海縣不必進見，從速緝捕施放炸彈的要犯，三日之後，如不破獲，聽候參處。』

南海縣聽了這樣嚴厲的命令，如何還敢遲延，急忙退出督署，順道至炸彈轟發

的地方，親自檢驗。裴景福剛到那裏，起先派往查勘的人，早已趨前稟道：「查得施埋炸彈的道綫，由省督左首一座空屋內，開掘地道，着手施埋的，詢問屋主，據云：『此屋空閑已久，直至前月，方由史堅如租賃居住。』」小的聽得這話，又復追問：「史堅如既然租賃居住，爲甚仍舊空閑在此呢？」屋主答道：「史堅如租屋之後，並未移住眷屬，祇由他獨自一人，夜間前來居住，日間即關鎖出外，當時並不知道有施埋炸彈情事等。」小的盤詰屋主之後，又至出事場所，向左右鄰居詳細詢問，也和屋主所說一般。照這情形看來，史堅如實是此案要犯，請老爺從速逮捕！遲則惟恐遠颺。」裴景福聞得此言，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『史堅如乃是官門後裔，平日素有聲名，因甚做出這樣事來，難道也入了革命黨麼？這真是人心叵測，難以逆料了。』當下不敢怠慢，立即派人去逮捕史堅如，自己又至出事地方，看了一遍，算是查勘已畢，逕自回衙。

到了衙中，不上片刻，已報史堅如逮捕到來。你道史堅如爲何出事以後，經

過了許多時間，還沒有逃走出外，生生的被差役逮捕了來呢？原來史堅如見炸彈轟烈，滿擬將督署轟成白地，德壽必然炸得骨化灰飛，山田的仇也報了，革命軍失敗的氣也出了，心裏正在快活得如蓮花初放，瓣瓣舒開；不料差往探聽的人前來報稱：『督署並沒炸毀，倒反將當道的民房震坍了好幾處，還傷殘了幾個無辜百姓。』史堅如聽了，不覺浩然長歎道：『吾力已盡，事之不成，天也！只可惜花費了如許苦工，那滿奴德壽仍舊存在，反誤傷了我們漢族同胞，這都是我謀事不慎之咎！料想德壽這賊子，受了一場虛驚，定然不肯甘休，要尋根究柢，以除後患。』

開掘地道的房屋，當初沒有計算周詳，用我的真姓名出而租賃，一定被那些奸猾官吏，查究出來，不久就要來逮捕我；但是既幹了這樣事情，早將死生置之度外，等他逮捕了去，當廷辱罵那些官吏一場，即可發洩胸中惡氣，又可喚醒國民，也不枉了我史堅如的一死了。』

心中盤算了一會，絕不思量逃走，坐在家裏等候，不多一刻工夫，果有許多南

海縣的差役，攙擁前來，要直闖到裏面去捉拿人犯。史堅如知道差役已至，也不待他們進內，便飛步出外，大聲喝道：『你們前來，不過奉了南海縣之命，捉拿我一人，並未命你們騷擾我的家屋，現在我已出外，好好的隨你們前去，不必再到裏面驚動內室的人了。』

史堅如說這話時，二目圓睜，聲色俱厲，把平日溫文儒雅的模样，完全變做英雄威武、一往直前、奮不顧身的氣概了。那些差役瞧了這雄糾糾氣昂昂的狀態，將初來時的勢燄，頓時銷滅盡淨，唬得諾諾連聲道：『差役們奉命而來，怎敢驚擾內室，只要大爺和我們同到縣署去一趟，事之虛實，自然一辨就明了。』史堅如道：『既是這樣，我便和你們去走一趟就是了。』衆差役道：『大爺肯去，那是最好的了。』史堅如也不和他們多講什麼，只催促道：『快走，快走！』內中却有一個差役向史堅如說道：『對不起大爺！還有一件東西，須要請你帶上，才能去哩。』說着噹啷一聲，丟出一根鐵練，要史堅如帶上再走。史堅如見他如

此行逕，不覺大怒起來，圓睜雙目，對着那差役發出話來。未知史堅如說些什麼，此去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本回寫史堅如之轟炸德壽，其人其事，無殊于張留侯之狙擊秦始皇。吾嘗讀史記至留侯列傳，博浪沙鐵椎一擊，不禁爲之毛髮竦立，拍案猛呼曰：『快哉擊也！』及見其誤中副車，又不禁狂笑起舞，擲卷而呼曰：『幸哉始皇！惡貫殆未盈歟？』然留侯之擊，雖然不中，而一股森然之氣，已足令獨夫喪胆矣。史堅如以翩翩書生，奮然崛起，轟炸督署，未能償願，反罹大禍，閱此書者必爲堅如惜；吾謂不必惜也。堅如欲遁，燃炸彈後，即可遁矣；炸發之時，亦可遁矣；迄乎查勘之際，差役未至之候，固無時不可遁也。乃堅如卒不復遁，慨然就捕，其志蓋欲儆惕國民，使咸知革命事業，不可不速事進行，謀雖不成，身雖就戮；而其事之有裨于改革也，詎淺鮮哉？故閱書至此，而爲堅如惜者，非知堅如者也。

第三十二回 裴景福公堂憐才 史堅如法場就義

話說史堅如見差役要將鐵練鎖了自己再走，不覺大怒起來，高聲罵道：『你們這些甘爲異族做鷹犬，殘害同胞的賊奴才，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！須知我史堅如乃是堂堂華胄，漢族英雄，事雖不成，命也！天也！豈肯受那滿奴的刑辱！若不知機，先將你們這些甘心做走狗的奴才，一拳打死了，再往別處一跑，瞧他們那些貪官污吏，有甚法子奈何得我？』說罷這話，鬚髯戟張，怒不可遏，真有辟易萬人的氣概。

那些差役從來沒見過英雄的形狀，早已唬得戰戰兢兢，往後直退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內中有個機靈的差役，連忙上前，將那人手內的鐵練，一把奪去，故意說道：『史大爺是甚等的英雄好漢，一身作事一身當，要逃走早逃走了，何須用這個東西呢？快些退後去，不要觸發了大爺的性氣，連性命都保不住。』那人被他

訴說了一陣，咕嘟着嘴，退向一旁，不敢聲響。

那奪鐵練的差役，又向史堅如陪笑道：『都是我們夥計的不是，得罪了大爺，我已將他責備過了，請大爺不要介意，和我們一同到縣署去罷！』史堅如聽了，方才沒有話說，同了他們來到縣署，差役入內報告要犯史堅如已經捕到，聽候審訊。『南海縣裴景福不敢怠慢，立刻升坐公堂，提取審訊；史堅如來到堂上，植立不跪，左右大聲呼叱，叫他跪下，史堅如如同不聞，置之不理。裴景福的爲人，還不是刻薄一流的官吏，見史堅如不肯下跪，植立着堂上，志氣昂昂，相貌堂堂，現出一種不可以威勢屈伏的神氣，倒反生了敬重他的心意，便向左右說道：『不必呼喝，不肯跪，就由他不跪是了。』衆差役聽了，方才不敢聲響。

裴景福問道：『你就是史堅如麼？』史堅如應道：『是的。』裴景福道：『督署左近的空屋裏面。栽埋的炸彈，可是你幹的麼？』史堅如直認不諱的說道：『房屋是我租賃的，炸彈自然也是我栽埋的了。』裴景福道：『你栽埋這炸彈

，是居心要炸那個人的呢？」堅如道：『那还用問麼？自然要炸德壽的了；可惜測量未准，白費了我一個月的苦工，便宜了這滿奴！』裴景福道：『炸毀督署的主意，還是你個人的呢？還是有人指使的呢？』堅如道：『是我個人的主意。』裴景福又問道：『你和總督有何仇恨，要下這樣毒手去炸他？』堅如答道：『你要問我和德壽有什麼仇恨麼？這仇恨不是我一人的私仇，乃是我漢族四萬萬同胞的公仇，並且不止仇恨德壽一人，凡是滿洲人，都是仇恨的，都是我們漢族同胞所要炸殺的；倘若要知道這個原因，我一張嘴也說不盡這許多，你兩耳也聽不清這許多，可給紙筆，待我寫給你看。』裴景福聽了，便吩咐取紙筆給他，堅如接了過來，振筆直書，洋洋洒洒，多至數千言。

當時民志閉塞，官吏專橫；而且報館也沒發達，所以堅如供詞，也不能傳布出來；只有其中一段最警醒的語句，由裴景福的幕友傳述于人，所以知道的。現在就把這一段供詞要摘錄在下面，使看官們知道當時革命烈士真相。那供詞道：

「……吾自乙未年與孫君逸仙相遇，一見如故，同居旅邸，風雨連床，暢談竟夕，吾方以外患日迫，欲治其標；孫君則主滿仇之必報，思治其本，連日駁辨，宗旨遂定，此爲孫君與吾倡行革命之始，——蓋務求警醒黃魂，光復漢族。無奈貪官污吏，劣紳腐儒，靦顏鮮恥，甘心事仇，不曰本朝深仁厚澤；即曰我輩食毛踐土；詎知滿清以建洲畝種，入主中國，奪我土地，殺我祖宗，擄我子女玉帛，試思誰食誰之毛，誰踐誰之土；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與其兩王入粵，殘殺我漢人之歷史，吾粵父母，猶多聞而知之，而謂此爲恩澤乎？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，決不足光復漢族；非誅除漢奸，又決不足以廢滅滿清；故吾等尤欲誅殺一二狗官，以爲我漢人當頭棒喝！今事雖不成，此心甚慰；但一我可殺，而繼我而起者，不可盡殺。公羊既沒，九世含冤；異人歸楚，吾說自驗，吾言盡矣，請速行刑！」

堅如振筆直書，供詞之長，約有三千餘言，方才寫畢，投筆于地道：『我們所